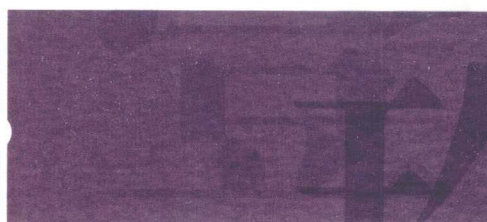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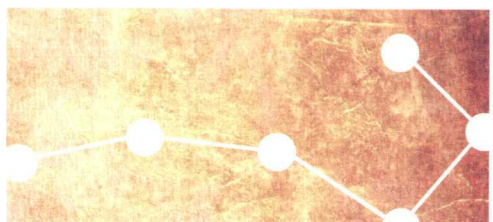


叶舒宪 田大宪 著

ZHONGGUOGUDAI
SHENMISHUZI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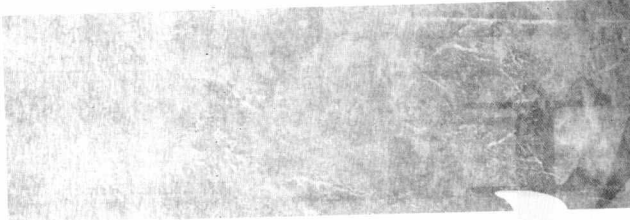
1、2、3……99，每个数字都蕴含着无限神秘玄机

上天给予人类的玄妙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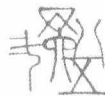
悠远而绵长的古老中国文化与一百个数字的丝丝关联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叶舒宪, 田大宪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458-9

I. ①中… II. ①叶… ②田… III. ①数字-关系-传统文化-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2445号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

作 者: 叶舒宪

田大宪

出 品 人: 惠西平 

总 策 划: 宋亚萍

责任编辑: 关 宁

黄 刚

整体设计: 哲 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x1092mm 16开 17.5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458-9

定 价: 32.80元

● 引言

神秘数字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是指某些数字除了本身的计算意义外，兼有某种非数字的性质，它在哲学、宗教、神话、巫术、诗歌、习俗等方面作为结构素反复出现，具有神秘或神圣的蕴涵。人类学家称其为神秘数字，又称魔法数字或模式数字。

神秘数字的发生根源在于前理性的某种原始的数观念。当数还附着于事物的具体表象，没有为人的理性所把握，就被赋予神秘意义，形成神秘数字观念。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产生顽强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在文明进程中历久不衰，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生成性的原型数码语言，衍生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儒释道文化与巫术文化，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周边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汇成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给予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以深刻影响，使它既具有神秘数字的一般性特征，也构成它的特殊性。

汉字的象形特点使神秘数字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它不仅在构型中直观形象地表现出神秘数字的蕴涵，也为神秘数字观念的传衍，起到潜在的注塑作用。它不同于西方的表音文字，成为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又一特征。

中国人的神秘数字观念源远流长，渗透在中国文化的众多领域和不同层面中，从六千年前半坡陶片上的等差数列，到“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一类的数理哲学体系，都有神秘数字的无意识作用。它既表征高度的哲学抽象，在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数字模式中寄予最复杂的蕴涵，也与官方礼仪、政治体制结下不解之缘，“天子九鼎”、“人道六制”、“临民以五”之类的定制都有

神秘数字的影响。既有“黄帝四面”、“方相四目”之类的神话难题与民间礼俗，借“四”传递神秘的文化信息，也有八卦之类的占卜巫术，构成“与天地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系辞上》）的筮卜体系。既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众多的崇“九”习俗，给予人们以中华多民族文化的深刻启示，也有牛郎织女“七七”相会的动人传说，以“七”为循环界点，显得意味深长。不论从历史的、哲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角度看，神秘数字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丰富的侧面，予以发掘，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谶纬神学的影响，宗教迷信的作用，科学认识能力的缺乏，人们虽对神秘数字现象给予广泛的关注，却无法作出本质的说明。因此，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揭示其本来面目，正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神秘数字是人类认识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一种原始观念的载体。它将借神话思维所获得的对宇宙的直观认识具体数字化，从而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即使后来成为纯粹的数字概念，仍然积淀着这种无意识原型。可见，神秘数字与神话思维联系在一起。透过神秘数字的原型表象，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研究人类神话思维的发生学轨迹。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象征蕴涵、发生机制以及人类神话思维的普遍规律问题，力图从对神秘数字的表层追本溯源，使中国古代神秘数字得到深层的解释和理性的把握。一般来说，这类数字多在十以内或不超过十余个，因为它们分别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与抽象数概念形成演进的重要阶段。借用法国人类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言：“被神秘气氛包围着的数，差不多是不超过头十个数的范围，原始民族也只知道这几个数，它们也只是给这几个数起了名称。在已经上升到关于数的抽象概念的民族中间，正是那些形成了最古老的集体表象的一部分的数，才真正能够十分长久地保持着数的真义的神秘力量。”^①这里要补充的是，“十二”是从日月象变化的循环周期中抽象出来，也应属于主要的神秘数。至于“三十六”、“七十二”等，则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因素或人为计算的结果，在主要神秘数的基础上组合、派生出来的。

本书在探索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拘于成说，力求推陈出新，但由于涉及面广，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这一探索还只是初步的。我们希望在这一方向继续探索。如果本书的问世能够引起更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探讨，那将使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2页。

目 录

- 绪 论 / 1
- 第一章 万有始于一 / 15
 - 第一节 “一”与“壹”的神活学破译 / 15
 - 第二节 “一”与“混沌” / 20
 - 第三节 太一·太极·太阳神 / 24
- 第二章 太极生两仪 / 31
 - 第一节 求解“一生二”之谜 / 31
 - 第二节 “一分为二”的破译：葫芦剖判与天地开辟 / 32
 - 第三节 “二”为什么又写作“贰” / 34
 - 第四节 “二”与“贰”的道德贬义 / 36
 - 第五节 伏羲女娲是葫芦精吗
——世界父母型神话中的辩证法 / 38
 - 第六节 “合二为一”的“鞋”与“孀” / 42
- 第三章 天地人三才 / 46
 - 第一节 “三”等于“多”
——从韦编三绝谈起 / 46

第二节 从“三人成虎”到“三千佳丽” / 49

第三节 作为生成发展之基数的“三” / 54

第四节 帝王世系中的“三位一体”：“三皇”异说 / 55

第五节 儒、佛、道中的“三” / 57

● 第四章 四象运衡玦 / 62

第一节 “两仪生四象”新解 / 63

第二节 “十字架”与圣四崇拜 / 69

第三节 从“黄帝四张脸”到“方相四只眼” / 72

第四节 “天圆地方”与“天三地四” / 78

第五节 “肆”与“死” / 82

● 第五章 五行昭日月 / 86

第一节 “五”出于“四”而胜于“四”的奥秘 / 86

第二节 五岳、五帝、五神、五经皆源于“四” / 91

第三节 “五”又怎样战胜“六” / 96

第四节 “五行”与“黄帝” / 101

第五节 “五”的万能膏药效应 / 105

● 第六章 飞龙御六合 / 111

第一节 “六马”与“六龙”传奇 / 111

第二节 从“六合”到“六爻” / 114

第三节 “人道六制”面面观 / 119

第四节 “六根不净”与“六道轮回” / 125

第五节 “六”、“陆”与“禄” / 129

● 第七章 七星悬高照 / 132

- 第一节 “七”：世界性的数字之谜 / 132
- 第二节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七”之家族 / 138
- 第三节 七夕·乞巧·七星 / 143
- 第四节 七政·七辅·七事·七方便 / 150
- 第五节 “七日来复”与“七日造人” / 156

● 第八章 八卦定吉凶 / 161

- 第一节 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周易》的成立 / 161
- 第二节 “伏羲作八卦”解谜
——从信古、疑古到释古 / 167
- 第三节 八角星纹与“八”的起源
——含山玉龟玉版的发现和破译 / 174
- 第四节 八神·八阵·八风 / 180
- 第五节 天子之圣“八”与民间之俗“八” / 183
- 第六节 “八大金刚”与“八仙过海”
——佛、道与“八” / 186

● 第九章 九宫应九州 / 190

- 第一节 天坛：“天数九”的活化石 / 191
- 第二节 九头龙·龙九子·九阳·重阳 / 195
- 第三节 少数民族与神秘数“九” / 200
- 第四节 九鼎·九州·九宫
——数字背后的文化轨迹 / 203
- 第五节 “九天玄女”与“十八层地狱”
——佛、道与“九” / 208

- 第十章 十干十月历 / 213
 - 第一节 “十为数之极” / 213
 - 第二节 “十干”与“十月历” / 216
 - 第三节 羿射十日神话真相 / 221
 - 第四节 唐人为什么好“十” / 225
- 第十一章 属相十二支 / 228
 - 第一节 “十二”：天之大数 / 228
 - 第二节 十二地支与十二月神话 / 231
 - 第三节 十二生肖与十二神兽 / 236
 - 第四节 十二块泥板与太阳循环模式
——从《吉尔伽美什》析“十二”的神话原型 / 242
- 第十二章 “三十六”与“七十二” / 247
 - 第一节 三十六计·三十六级刀梯 / 247
 - 第二节 “三十六”、“七十二”探源 / 252
- 附录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百年研究史略 / 261
- 初版后记 / 268
- 三版后记 / 270

绪论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是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它寄寓着华夏文明原生的神话宇宙观，与本土的巫术和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它是早期众多社会模式话语的存在基础，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意义呈现；它既是华夏文明的产物，也与其他民族文化有着象征关联。然而，作为始自神话思维时代知识系统的组成部分，神秘数字的神话原型早已模糊，其依附性动因也更为隐晦，即便神秘数字这一概念的提出也不过百年。因而，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探讨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原始发生、深层结构与研究路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神秘数字是指“习惯上或格调上一再重复，用来代表仪礼、歌谣或舞蹈模式的数字。也用来指兄弟、姐妹或动物类型传统上所具有的数字，或用来代表故事重复出现的行为的数字。例如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反复出现‘三兄弟’、‘三只熊’、‘三支箭’等，以‘三’为模式的主题。中国的‘三’、‘五’、‘九’都是这一数字”^①。可以说，作为社会生活现象的符号化形式，神秘数字体现了人

^①谢剑、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76页。

类认识的某些规律。问题在于：在中国古代，数的神秘性质是怎样生成的？换言之，它如何被打上“神秘”的印记？

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原始数观念是神秘数字的认识起点，“它的产生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要早好几千年”^①，甚至一两万年^②。即便在今天看来极为简单的“一”，也伴随着复杂的智力劳动。许多原始民族的数词只有一和二，当某一事物超过二时，原始人往往用“多一个”或“多几个”来计算。19世纪下半叶有学者指出，南美洲森林和澳大利亚沙漠地区的某些蒙昧民族的计数方法也属于这种情况^③。乌节尼尔在《论“三”》中则认为，“这个数的神秘性质起源于人类社会在计数中不超过三的那个时代。那时，三必定表示一个最后的数，一个绝对的数，因而它在一个极长的时期中必定占有较发达社会中的‘无限大’所占有的那种地位”^④。这种从人类数概念的智力进化过程开始的分析表明，数观念经历了数与物的浑融交织，是与先民对世界朦胧而混沌的感知方式相对应的。难怪罗素感慨地说：“发现一对野鸡和两天同是数字二的例子，不知要经历多久，蕴涵抽象的程度一点也不容易。”^⑤中国古代也曾存在类似的认知阶段。尽管我们无从复原原始数概念的生成过程，但是从汉语词汇中不少“以三为多”的构型中，分明可见那些整体的、未分化的观念来源。汉语中众多“一国”、“一统”之类以“一”为全部、整体的意蕴中，也保留着这类模糊语言的活化石。当然，这种以整体划分表征的观念只是数的萌芽，或是处在被抽象的过程中。

史前人类虽不拥有三以上数字的抽象概念，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计算三以上的数，只不过这种识数与计算采用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具象思维。人类学家称之为“数—总和”。列维—布留尔认为：“它们使用的是一些‘执行数的功能’的词，或者更正确地说，它们是求助于‘数—总和’，亦即求助于一些具体表象，在这些表象中，数还没有与被数的东西分离开来。简而言之，下面一种说法不管看来多么离奇，但它是正确的，这就是原始人在拥有数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就会数数了。”^⑥至于计数方法，则有不同形式。许多原始民族采用匹配法，“他们记录畜群或军队的数目，不是用刀在树上刻若干痕迹，就是用小石卵堆成一

① T·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苏仲湘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页。

② 参看金芭塔斯：《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④ 转引自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2—203页。

⑤ 转引自David Parkin: *Semantic Anthropology*,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82, pp.279—280.

⑥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8页。

堆”^①，“近取诸身”，也是常用形式。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被视为数源于手的证据。郭沫若通过考释甲骨文字，也认为数的产生与手有关，“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作一二三三，此手指之象形也”^②。那么，在从具体形态向观念形态抽离的过程中，识数与数的意义之间具有怎样的意义关联？是否识别了数，就自然获得了神秘性来源？

我们认为，数与物的简单对应并不等于原始的数观念，实指数目及计算功能也不构成数的神秘性。神秘数字之所以神秘，源于尚未从神话思维表象中绎出数概念的史前信仰社会，只能通过以具体表示抽象的原则，借具象化形式表达其观念蕴意。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神秘数字的观念发生以下列方式为基础条件。

一、藉天地表象认识空间方位。人类通过太阳运行的表象认识日出、日落的自然现象，形成原始的方位坐标，确立了最初的空间观念。在中国原始社会，“我们的许多民族是先知道东西方向，后来才有南北方向的知识。景颇族称东方为‘背脱’，即日出的方向；称西方为‘背冈’，即日落的方向”。^③这种从太阳的直观表象中确立的二方位空间观念和原始宇宙观，象征着二方位的叙述尺度，同数字“二”一起获得神秘蕴涵。也是在太阳的启示下，华夏祖先在二方位坐标的基础上分辨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反映在新石器文化的墓葬遗址中，就是在东西向的埋葬模式之外，又出现南北向的埋葬模式。与之相应，原始人从日月星辰的运行曲线和天象的观察中形成“天圆地方”的神话宇宙观，形形色色的“四面神”传说及“方明”信念，就是这种观念的投影与再现。随着这类原型表象被视为普遍的人类信仰，诸如九州、四海这样一些符号形态就作为原始的方位意识和宇宙天地生成的结构素被固化下来，为神秘数字崇拜提供象征依据。

二、以空间观念表达时间意识。根据前说，人的时间观念发生要晚于空间观念，抽象的时间观念最初难以从具体的空间方位中抽象出来，因而标志时间的符号往往要借用原有的标志空间方位的符号，兼有了表示时间观念的后起职能。所以初民总是借用空间符号作为数概念表达的标志，以表示空间方位观念的符号作为时空认识的基本尺度。这种原始的时空混同，往往呈现为以空间方

① T·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5 页。

②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31 页。



● 数生于人体，新加坡现代艺术

位的某一点来标志时间循环的周期（如季节），因而某一空间方位也就同特定的周期归为一体。例如，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四方风（风）名和四方神名，却没有标志时间循环变异的四季符号；《淮南子·天文训》中以暘（汤）谷、昆吾、昧谷、幽都表示太阳日运行的时间周期，却没有四时之说。它们都体现了神话思维以具体表象传达抽象观念的规律性现象。在此基础上，太阳一年的循环隐喻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生成诸多“四象”、“四时”意象。这种现象说明，时间与空间的混同成为神话数观念的出发点，表现为时空因素尚未分化的浑然一体状态。随着人类思维的演进，时空认识由二维空间向三维空间拓展，神秘数字也获得新的象征符号，由“四方”的平面方位转向“七方”的立体空间。这也正是神秘数字由“四”而“七”的生成基础。

三、以人身直观生成类比依据。从很早时候起，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宇宙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天、地、人之间存在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它们互相影响，彼此感应，人身自然成为表达这种关联的工具。前说“数源于手”，正是以自身为参照的关联形式。这种借助身体部位观察和指称外部意义的做法，被皮亚杰称之为“自身中心化”^①。在具体操作中，手指与外部构成指称关系。《墨子·经说下》：“若数指，指五而五一。”即以手指作为计数部位，一手有五指，以五指合一。董仲舒则将类比形式扩大到人的肢体：“求天数之徵，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而形体立矣。”^②这些做法皆以身体部位表达计数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试图追溯附着于各个圣数的情感值的起源，那么我们几乎总能发现，它的基础是神话空间感、时间感或自我意识的特殊性。”^③它溯源于人类尚未从具体、直观的神话思维表象中抽象出来的蒙昧状态，以原始数观念

①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页。

②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

③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黄龙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为生成基因。进而言之，它符合神话思维借具体表达抽象的普遍规则，以空间意识的具体数字化为文化心理根源。尽管随着文明的进程，神秘数字的原始面貌变得难以理解，许多神话表象也早已被人遗忘，但是，某些神秘意蕴在知识积淀中仍被延续，这正是神秘数字所以“神秘”的原始背景。

二

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源于人类藉神话思维获得的原生数观念，但是它不是一个既成的事物，而是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探求它在文明社会进程中的模式生成及其转换背景，对于研究神秘数字的历史生成，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神秘数字的深层动因不仅基于历史的继承性，也取决于一定社会语境下的象征价值与置换变形。

神秘数字模式属于神秘数字范畴中的结构类型。不同的神秘数字模式表达不同的文化隐喻，象征不同的观念差异。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模式包括基本类型与引申类型。前者基于神话宇宙观的元语言范畴，后者则是在前者基础上生发的模式构型。神秘数字的基本类型包括方位型与周期型。方位型基于神话空间意识的原型表象，它固化在阴阳、东西二方位、四方等符号形态中，反映方位定向与具体事物的相互联系。周期型建立在方位观念基础上，体现时间的循环变化，以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四时辰等体现宇宙周行不殆的运动规律。神秘数字基本类型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具有基数性质，成为表达上古神话宇宙模式的载体，同时充当引申类型的生成前提。神秘数字的引申类型主要包括规制数字、占卜数字以及宗教数字。所谓规制数字，是指将一定社会背景下的数字符号投射到王权架构、祭祀礼仪、文化现象中，形成不同的数字文化结构。形形色色的“人道六制”、祭祀仪礼的等级制度，都反映着某种权力意志，而“五典”、“七教”等组合，则将伦理规范落实于神圣的君臣关系。作为数字基本类型的衍生与变体，规制形式具有极强的生成性。占卜数字并不等同于术数，却以天文历算为本，基于“法天地，象四时”之道，属于借数字形式呈现的历算占卜符号。八卦则是占卜数字的突出代表。宗教数字是指儒释道文化中由神秘数字构成的宗教名目或术语，诸如“六道轮回”、“八大金刚”等名目，强化了宗教世界中弥漫一切的生成性力量。

为什么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经历了由基本类型向引申类型的转换？什么是实

现这种转换的基本条件？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实际上包含了很多因素，既反映了认识客体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体现了认识主体对自然、社会的规律性探求。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同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①神秘数字也是一样，其引申类型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形成与发展的。

首先，天人合一的神话思维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秘化的思想根源。史前人类以自身为起点，以天地为参照系，在与宇宙时空的比照中形成神秘数字的方位型与周期型。但是，这种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基本类型层面，而是随着对天人观念的探索，为数字观念注入更多的意蕴。从神秘数字的构成因素看，天人关系积存在从一至十的自然数列的生成过程中，不断引申与推衍。“十个天地之数，个别而言，虽非必狭义的均指言天地，却要可泛指天象地理。例如，一可指太一、太极，或天帝，二指两仪即天帝阴阳，三指三才、三辰，四指四方、四极即大地，五指五行、五星，六指六合即宇宙，七指七宿，八指八极、八表、八风，九指九天、九野，十指十日、十干”^②，这些引申类型皆与天地相关联。至于西汉纬书《河图括地象》中“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八气，地有八风，天有九道，地有九州”之类的繁复比照，更是以天地对举。从神秘数字的模式作用看，引申类型所生成的无穷的神秘用法，虽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多脱胎于天人合一的同构关系。例如，许多创世神话中，以“七十”、“七百”为结构素的夸张变体形式，隐含着“七”的循环极限意义，其转换背后深深印入宇宙天人的文化基因。

除了数字个体的象征蕴涵，神秘数字的推衍形式也是神圣宇宙观的意义呈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数字哲学，隐喻宇宙由混沌到创生的过程；《史记·律书》中“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的表述，也以复杂的数字形式寄寓生成之理。至于易学系统中整齐的数符推衍，则是法

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②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2页。

象天地的模式构拟^①。更不用说“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说苑·辨物》）的周延形式中寄托的生成之意。这些数字序列所呈现的宇宙结构，体现出天人合一观念严整的思维逻辑。它们与早期数观念相比，显系晚出。上述状况表明，天人合一观念与神秘数字模式的生成与转换，呈现为逐步整合的过程。“天人合一”既是神秘数字的模式基础，也是神秘数字模式转换的基本条件。正是随着天人合一观念的不断变化与丰富，神秘数字体系不断繁衍，从而构成其模式转换的必然性。

其次，王权意识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神圣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古代神秘数字观念产生虽早，但真正蔓延还是在社会由原始向王权转型的过程中。自商周以来，执掌通天权力的巫、史之类的仪式主持者，就以神秘数字作为表达王权制度的编码形式，通过沟通天人、传递天意的象征性行为，传播与强化王权秩序。这种情况自然溯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信仰。神秘数字基于宇宙天地的至上性原则，在天子与太阳的对举中，表达王权秩序的模式构拟。“十二”在其中颇有代表性。在古代天象历法中，“岁行一次，谓之岁星，则十二岁而星一周天也”（《物理论》），日月运行成为对“十二”纪时标志的说明。而《山海经·海内经》中炎帝后代以噓鸣“生岁十有二”，以神人的行为象征“岁”由神“生”的历程，表示时间之发生与推移。于是，在神话思维的类比模式中，“十二”以神话宇宙为象征背景，自然被视为表达极限与秩序的神秘数字，表征某种模式意义。太阳在不同时节经行十二次，结成天体与数的对应关系；帝王作为人间的太阳，自然效法天道，在十二个不同的空间中依次而居。形形色色的规制数字与“十二”相应，构成历代王权政治中不同的模式组合。葬制的七鼎、九鼎之序，乐舞的八佾、六佾之差，皆强化对秩序的认同；而“九五之尊”的固定用法，更是以数符形式印证王者至尊的意义。总之，这种铺天盖地般的规制数字组合，无论是在祭祀文化还是礼乐文化中，都在追求并体现上下有别、等级有序的格局。

不过，这类模拟制度权威的象征意义，只是在王权意识弥漫的时代得到强化。诸如五典、五礼、五玉、五器、五刑、五品、五教、五流、五卜、五长、五纪、五服、五邦、五品、五章（《尚书》），五正、五甲、五吏、五军、五善、五牲、

^①例如，《易·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京房易传》卷下：“初为阳，二为阴，三为阳，四为阴，五为阳，六为阴（七为阳，八为阴，九为阳，十为阴）。一、三、五、七、九，阳之数。二、四、六、八、十，阴之数。”

五族（《左传》），五戎、五俎、五起、五精、五耻（《礼记》），五节、五仪、五冕、五御、五材、五土（《周礼》），五欲、五位、五属、五政、五神（《管子》）之类表示祭祀、仪礼、制度的数字模式，具有受自天道的神圣性，深深嵌入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王权政治的普遍形式；而随着“礼崩乐坏”、王官失守、知识权力下移的时代环境，神秘数字失去了王权独占的政治背景，世俗化趋向成为神秘数字的生成依据与文化选择，其关注重心则相应发生变化。

再次，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神秘数字模式化的逻辑内核。追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阴阳五行作为传统文化的“思想主体”，对于神秘数字的生成性意义。阴阳五行分为阴阳说和五行说。一般认为，阴阳说以阴阳二气作为天地万物生成的起点；五行说以五种物质形式作为天地变化的依据。二者虽有不同的来源，但观念基础和思想动力都基于原始宇宙观。作为居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两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①。难怪许慎《说文》对“五”的解说，干脆以“五，五行也”释义。那么，在神秘数字结构转换的过程中，阴阳五行与神秘数字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是阴阳五行衍生出神秘数字的组合结构，还是神秘数字滋生出循环轮转的五行次序？这实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作为与神秘数字“五”制结构相应的五行观念，其来源与“五”有着内在关联。现存典籍中关于“五行”有多种说法，学者们在文献基础上也有不同解读（参见本书第五章），从而表明五行的起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源的。因此，与其说“五”是五行的衍生物，不如说五行源于“五”数崇拜，甚至可以说它是五行弥漫的形式基础。

进一步分析五行与神秘数字的关系，可知“五”的模式化并非源于五行，而是空间意识发展的结果。胡厚宣先生按照年代顺序考察卜辞中卜年（收成）的辞例，发现殷商时代的卜辞经历了由“四方受年”到“五方受年”的过渡，出现了卜问五方受年的辞例。“商”作为一方与四方同组并贞，成为“中央商”，则开启了以五方取代四方的过程^②。《左传·昭公十二年》在解释《周易》“黄裳元吉”时指出，“黄，中之色也”，也透露了五行与五方、五色之相应。战国

^①顾颉刚：《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胡厚宣：《殷卜辞中所见四方受年与五方受年考》，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